

因肺炎逝世兩個多月後才在上周傳出死訊的原節子，無疑是最傳奇的日本女星。她遠離娛樂圈隱居半個世紀有多，但隨着小津安二郎的神壇愈建愈高，她的傳奇地位也愈牢不可破。有趣的是，因為「紀子三部曲」——《晚春》、《麥秋》和《東京物語》三部經典的盛名，原節子戰後的銀幕形象被定格在所謂的「永遠的處女」，即善解人意的溫婉未婚女子，所謂的大和撫子身上。雖然，她在《東京物語》中的紀子，其實已經是一位戰爭寡婦。

銀幕形象這回事頗講機緣，原節子演過最著名的電影無疑是《東京物語》，但大家都多少忽略了戲中她作為寡婦的身份，而記住了她如何關心善待去世丈夫的父母，角色的表現接近於《晚春》、《麥秋》中的待嫁女兒。

其實，在原節子的角色系譜之中，和小津安二郎的「紀子」同期的還有，成瀬巳喜男的「壓抑主婦」。在《飯》、《山之音》等不下於同期小津作品的經典之中，原節子扮演那些夫妻感情轉淡、被生活壓到喘不過氣的女性角色，比起「紀子」的成熟世故，複雜得多。假若成瀬巳喜男的電影在世界影壇上更早被關注，相關的電影公司像小津的東家那樣積極推廣，世界各地的影迷對原節子，當會有更多聯想。

象徵日本女性美

一九二〇年生於日本橫濱的原節子，十多歲時因為要幫補家計，在姐夫熊谷久虎導演的引薦下進入影圈。她在日德合作的電影《新土》中初次擔正，演一個因未婚夫愛上德國女記者而選擇跳火山的少女，最後劇情急轉直下，她和回心轉意的未婚夫來到「滿洲國」，開拓新天地……

電影捧紅了作為日本女性美象徵的原節子，雖然據說她被選中是因為外形、身材接近於西方人的美感。《新土》上映的一九三七年，正是日本開始全面侵華的年頭。作為一線少女明星，原節子自然在衆多「國策電影」中演出（並非他報同文所指的「日偽電影」，日本人拍自己的日本片，何來「偽」呢？）。這些電影如山本嘉次郎《夏威夷》、馬來亞大海戰》、渡邊邦男《決戰的天空》、今井正《望樓敵死隊》等等，因為在日本過了版權期限，在網上也可以找到不少。其角色除了在日本陸海軍軍人以至警察背後默默支持的女性外，還有像牧野正博導演的《鴉片戰爭》、熊谷久虎《上海陸戰隊》等片中的華人少女，扮演如李香蘭那類的角色，以至在東寶和滿映合作的《東遊記》（這部真是和「偽」字拉上了關係）中和李香蘭、劉恩甲做對手戲。

二戰後銳意轉型

根據在日本尾道電影資料館所見的「日

本映畫緝優花形番」昭和十八年度版，原節子在一九四三年的女星薪金榜中排第十二位（順帶一提，同被列入這個榜的李香蘭與田中娟代，並列第一）。從這個角度來看，當時的她是接近青春偶像多於大明星。

二次大戰結束後，原節子由少女轉變為進步女性。但有趣的是，改變形象的頭炮，黑澤明的《我對青春無悔》，她演的教授女兒，在左翼的丈夫死在獄中後，回到丈夫的故鄉務農，出路和成名作《新土》一樣，都是土地。只不過一部是在其他國家的「新」土地，而另一部是土生土長的故鄉而已。而她在《安城家的舞會》和《青色山脈》的中，則進一步把這種進步形象放大。當然，那些還在看她在銀幕上默默支持前線軍官的觀眾，是如何看待她變成反抗封建社會、軍國政府的勇士？可能永遠找不到答案。但這種一百八十度轉變，其實反映了大多數日本人的心理。

非獨沽一味文藝

原節子從影的後期，在東寶的第一千部製作紀念電影《日本誕生》中扮演日本神話中的創造神天照大神。對於今天看慣她演文藝作品的觀眾來說，原節子參演這樣的大排場特技電影，有點陌生。其實她的從影歷程和日本的特技電影發展頗有淵源，戰時拍攝的《夏威夷、馬來亞大海戰》出現了模型特技，正是戰後拍了《哥斯拉》、《超人力霸王》（鹹蛋超人）等大量特攝作品的圓谷英二。而她的成名作《新土》，同時也是日本第一部使用背景投射攝影的電影，負責這項工作的同樣是圓谷英二。

而對於筆者來說，最想見到的原節子作品應是和《新土》的導演伊丹萬作（上世紀八十年代名導伊丹十三的父親，名編劇橋本忍的老師，非他報同文所指的黑澤明老師）合作的另一部作品《巨人傳》。這是一部把《孤星淚》故事搬到九州背景的電影，原節子扮演相當於Cosette的角色。據文字記載，這是伊丹最成功的作品之一，可惜因為是東寶出品的緣故，也少有機會在銀幕上放映。或許，在類似這些罕有機會見到的電影之中，我們可以發現另一個原節子？

永遠的處女原節子

小津「紀子三部曲」傳世



▲原節子演過多齣日本經典電影



▲原節子（左）在《晚春》中演善解人意的女子



▲《新土》令原節子一炮而紅



▲小津安二郎的「紀子三部曲」奠定原節子的影壇地位

◀原節子（左）在《東京物語》中演戰爭寡婦



▲《麥秋》乃「紀子三部曲」之一
▼原節子辭世，日本上周舉行了悼念儀式

電影業狀況常被扭曲



香港電影業給人的印象是長期陷於低潮，原因之一是，成功的從業員沒空接受訪問，一些經驗不足或抱殘守缺的工作者經常老調重彈，又沒有人挺身直斥其非，令電影業的面貌長期扭曲所致。

早前有一家香港電影院負責人接受訪問，提到中國電影業情況，他說：「某一個時段（期）可以放什麼樣的電影，是由負責的相關政府部門審批制訂出來……」此人的想像力非常豐富，拍電影題材有指引是一向的政策，但每個時期批准不同類型的電影就未有聽聞過。原來這位電影院負責人並非行家出身，最近才走馬上任，對內地影業情況不了解卻「健談」。要是一般讀者看了他的訪問卻不知其謬誤，就形成了對內地電影政策的錯誤印象，可惜這類事情經常發生。

另一位只參與拍攝過兩部電影的電影人接受報章訪問，提出的論點更嚇人。他說：「今年香港電影市場反映，合拍片的高峰期已經過去。以今年為例，內地大片，即票房達幾億甚至超過十億人民幣的，當中幾乎沒有香港元素，由編劇、導演以至演員，完全由內地底拍攝，內地的電影可以獨立運作。」看了這一段訪問，令我大吃一驚，首先是這老弟根本不知今年合拍片的成績如何，只是自話自說，其次是編輯及訪問者亦不作資料核實，令這完全不符事實的謬論「出街」。

其實今年內地與香港合拍片在中國最賣座的五部華語電影中佔兩部，其中《捉妖記》更以23.8億人民幣票房居首位，《賭城風雲》（內地名為《澳門風雲》）以近十億人民幣居第五位。而第二位的國產片《港囧》的香港元素也不用多言。還有，內地電影向來可獨立運作。那位老弟不想拍合拍片有其自由，大放厥辭則要譴斥。

訪問一位經驗不足的從業員，其訪者必須對行業有所了解，不能不負文責地把受訪者的說法照單全收以誤導讀者。而且，那老弟的「業績」並不理想，第一部電影「爆冷」，也只得薄利，最近的一部未蓋棺已可定論虧損千萬以上。他還教別人港產片求生必須先專注本土市場，好像不明白什麼是「求生」，虧本就「生」不了一。

香港電影其實正與內地電影處融合期，本土電影發展與之無矛盾，若能成為合拍電影反而有利，這才是生存之道。

《踏血尋梅》載譽登場

林錦波

雖然金馬獎已是上月的事情，可是今屆能在一衆台灣和內地電影環伺下，獲九項提名，奪得「最佳男配角」的《踏血尋梅》，今周才正式上畫，得獎者是連一般觀眾都感到陌生，演藝學院出身的白只。影片其實早在香港國際電影節已經曝光，跟着在韓國富川奇幻電影節奪得最佳電影、女主角獎，揚威海外。

此片改編七年前轟動一時的王嘉梅命案作藍本，郭富城飾演的警探負責追查死因，他在破案之餘，對相關人物的底蘊更為好奇。導演翁子光曾執導《明媚時光》和《微交少女》，第三部劇情片便有如此成績，絕對是香港電影的新生力量。而影片的幕後班底亦有相當分量，包括剪接廖慶松和張叔平、攝影杜可風，以及音效杜篤之一，全是大師級的人物。幕前有郭富城、金燕玲、譚耀文等。影片未上映，輿論已經讚口不絕，看來會吸引不少觀眾入場。

此外，羅志良導演，劉青雲和林家棟主演的《消失的兇手》，影片跟羅志良上一部電影《消失的子彈》同樣以上世紀三十年代為背景，在北方一所女子監獄，犯人江一燕用匙羹在囚房內挖一條地道逃走，調查的劉青雲為了解開獄獄之謎，他根據犯人給他的信為線索，前往香城調查。影片早在上周已在內地上映，收近四千萬人民幣，成績只屬一般。

西片方面，大導演朗侯活（Ron Howard）改編自Nathaniel Philbrick的同名小說《巨鯨傳說：怒海中心》（In the Heart of the Sea），以一八二〇年寒冬，新英格蘭捕鯨船Essex受到一條擁有復仇意志的鯨魚攻擊，這件真人真事的海上慘劇，啟發了小說家Herman Melville創作《白鯨記》（Moby-Dick），而Philbrick的小說講述的是此事件的餘波，捕鯨船的生還者被迫到絕境，為了保命做出無法想像的事情。影片由《雷神奇俠》克里斯漢斯沃（Chris Hemsworth）主演，片中巨鯨攻擊漁船的場面，相當震撼。

▲白只（左）憑《踏血尋梅》獲金馬獎「最佳男配角」

